

■短篇小说

# 像向日葵一样的曹日红

□车培晶

我给你讲一个曹日红的故事。曹日红是1男的，他名字有点像女生。他这人发蔫儿，基本上不说话。我说曹日红，你想把胳膊卖给我吗？他就把胳膊拿到自己那边。他胳膊不是一般的长，写字时我这边总会有他的胳膊肘。我说，他就把胳膊移开，他不说话，不吵，和谁都不吵，他把精力都放在了长个子上。他是巨人，高度是201.7公分。他还在长，就像一棵上足了水分和化肥的向日葵，呼呼呀呀地长。

他真的像一棵向日葵，老实巴交，背开始弯曲；两条长腿很好，一点也不罗圈。他还在长。体育老师预测他可以超过姚明的高度，在235公分左右。可他不打算让自己继续长了，又不会打篮球，长得再高有什么用？可他还在长，他无法不让自己长。

我们老师说，曹日红你不说话不好。老师叫他起来读课文，他的声音小极了，像默读，别人听不见。老师就说，曹日红你坐下吧。他就坐下。他不喜欢站着，尽管两条长腿挤在桌底下很受委屈，他也不希望站着。他坐在椅子上就像病老头坐在马扎上，背弯着，一副卑微的样子。他走路也表现出卑微的态度，慢慢的，很小心，像怕弄坏了他的两只大脚。他不会跑步，因为一跑呼吸就困难。所以他不打篮球，他的肺不行。

他学习也不行。课程讲到了第五单元，他还和第一单元里的许多问题纠缠不清。所以，老师安排我做他的同桌。

我们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帮助曹日红学习。我很不情愿。不是我不爱学雷锋，是曹日红不爱说话，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，他只会谦卑地听我说，我就像对着一棵向日葵说话，说呀说呀，后来，我不说了。说有什么用呢？

但我还是要说的。放学轮到我们值日，我说，曹日红你扫地。我说，曹日红你去把脏水倒了换一桶清水来。我又说，曹日红你把纸篓倒了去。最后我说，曹日红你可以回家了。曹日红就回家了。

曹日红家的房子位置很好，打开前门，他家属于前街的人，推开后门，他家就是后街的人了。我家住在后街，一根电视光缆线把我家和曹家拴在一起。不过，我和曹日红对电视的口味不一样，曹日红总是盯着儿童频道看，我不看儿童的，我看大人的，看体育频道，看NBA，看世界杯，我父母不在家时我就看选秀节目的节目。我弄不懂曹日红为什么总是把着儿童频道不放，都多大了啊！

从我家的窗户能看见曹日红住的小房间，里面有桌和床，还有一些鱼骨头，鱼骨头挂在墙上。如果看见桌上是曹日红的两只大脚丫，那就是曹日红在睡觉了。曹日红特别爱睡觉，经常听见他妈妈骂他睡死啦，睡死啦。

曹妈妈个子一点也不高，爱说话，一大早前街和后街就听到她哇啦哇啦说话。曹日红像他的爸爸，曹爸爸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但曹爸爸的个

子也不高。曹爸爸开渡轮，眼睛小小的。曹日红的眼睛也小小的。

曹家是老房子，等着拆迁。我家也是老房子，也等着拆迁。曹家乱七八糟，东西任意堆放，像明天就要搬迁了似的。我家不乱，我妈说就是搬走了房间里也要搞得干干净净，然后让铲车来推倒。曹家很乱，但曹日红很爱洗衣服，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，洗的衣服挂得到处都是，袜子和小鱼在一根晒衣绳上（曹妈妈爱晒小鱼）。不过，曹日红爱洗自己衣服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。

曹妈妈在北街口鱼市上卖鱼。曹家天天吃鱼，吃卖不掉的小鱼，有点臭味，曹妈妈曹爸爸吃起来却很香，曹日红吃起来也很香。曹妈妈曹爸爸吃小鱼，连小鱼的骨头也不放过，曹日红也是，连小鱼的骨头一起吃掉。后来，曹妈妈不许曹日红吃鱼了，因为她听说人吃鱼爱长个子，她不希望曹日红继续长，所以就禁止曹日红吃鱼。可不久，她又开始鼓励曹日红吃鱼，把不愁卖的大鱼带回来烧给曹日红吃，因为她听说吃鱼会使孩子聪明。曹日红又开始吃鱼了。吃大鱼，骨头是吃不动的，曹日红把鱼骨头用线穿起来，挂在墙上观赏。

不说鱼骨头了，也不要鱼，因为那一年我胃口让鱼吃烂了。不说鱼了，说曹日红，说帮他学习的事儿。

我们老师是个爱考验人的人，她在暗中考验我，看我是否真心帮助曹日红学习；如果曹日红学习有了起色，她会高兴，会认为我是一个衷心拥护她的人。反之，我就难做人。

难做人不单单是对我们老师而言，还有卖鱼的曹妈妈和鱼，我又说鱼了，刚才说不说鱼，又说了，讨厌的鱼！但还是不能回避鱼，因为没有鱼这个故事就没有细节了。

那年秋季，我家每晚必吃一条水煮鳜鱼，很大的鳜鱼，一顿吃不了的，次日接着吃。顿顿这样吃，天天吃，胃口肯定要烂的，但你还要吃下去。因为鱼不用花钱买，曹妈妈送。曹妈妈希望我能够好好地帮一下曹日红，让曹日红的成绩有提高，就天天送来一条大鱼。曹妈妈对我的期待有如对鱼市好行情的期待。

我们上学的路要经过北街口鱼市，吃了一肚子鱼，再经过鱼腥斤斤的鱼市，你能想象出来，我的味觉有多么受伤。每天早上，曹妈妈都会不厌其烦地帮一下曹日红，让曹日红的成绩有提高，就天天送来一条大鱼。曹妈妈对我的期待有如对鱼市好行情的期待。

我们上学的路要经过北街口鱼市，吃了一肚子鱼，再经过鱼腥斤斤的鱼市，你能想象出来，我的味觉有多么受伤。每天早上，曹妈妈都会不厌其烦地帮一下曹日红，让曹日红的成绩有提高，就天天送来一条大鱼。曹妈妈对我的期待有如对鱼市好行情的期待。

但我发现我做不到不管曹日红的事儿，曹日红平白无故就惊慌，下课上厕所他会选择没人的厕所，从厕所里出来时他的目光东躲西藏，他紧张的样子让我也紧张，上课时我总是被他奇怪的情绪分心。这很令我烦忧。不能让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了，因为我还要考重点高中呢。

3 我希望曹日红的功课有进步，可他不行，星期一单元考试，他的成绩依然是老样子。考试当中我暗示过他可以对照我的答案，我故意把卷子展开得很大，给他看。他坐在那里就像长颈鹿坐在那里，目光斜一点点就能俯瞰到现成的答案。可他不，他已被那些难题憋得面色青黄，可就是不肯瞥一眼我的卷子。你不能不佩服曹日红，他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，绝对是歌里唱的那种笔直的向日葵。

但我为难了。曹日红的成绩没有一点起色，我们老师看我的时候目光多了三分凛然。我生气地对曹日红说，我命怎么这么苦！我又说，我讨厌吃鱼！

但曹妈妈还是把鱼送来。这件事太难办了！曹日红太难办了！我们老师都不能让他的成绩提高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，你搞不懂他哪里有问题，你跟他说话，他只会听，弯着背，小心地听，卑贱地听，就是这样子，太难办了！

不久，我发现卑贱的曹日红又多了一份紧张的情绪，紧张得不行，仿佛他的小眼睛看到了从几光年的地方飞来了一颗小星体，立刻就要与我们可爱的地球撞在一起。仔细看，你会发现他紧张的情绪里还有羞涩的东西一闪一闪，这使他的背显得愈发弯曲。上课他打瞌睡，他睡着的样子蛮可爱的，但经常会自己把自己惊醒，满目惊悸，额头上汗珠。曹妈妈对老师说，曹日红这些日子夜里不睡觉，望月亮。曹妈妈也对我说，曹日红夜里不睡觉，望月亮。

曹妈妈决定带曹日红看医生。但曹日红死活不去，抱着他家的破门不肯走，曹妈妈拖他不动，叫来开渡轮的曹爸爸，两人一起拖。给一个两米多高的儿子当父亲并不是一件轻松事儿，门被拉掉了，门框摇晃起来，老房子也在摇晃，曹妈妈曹爸爸最终没能把巨人拖到医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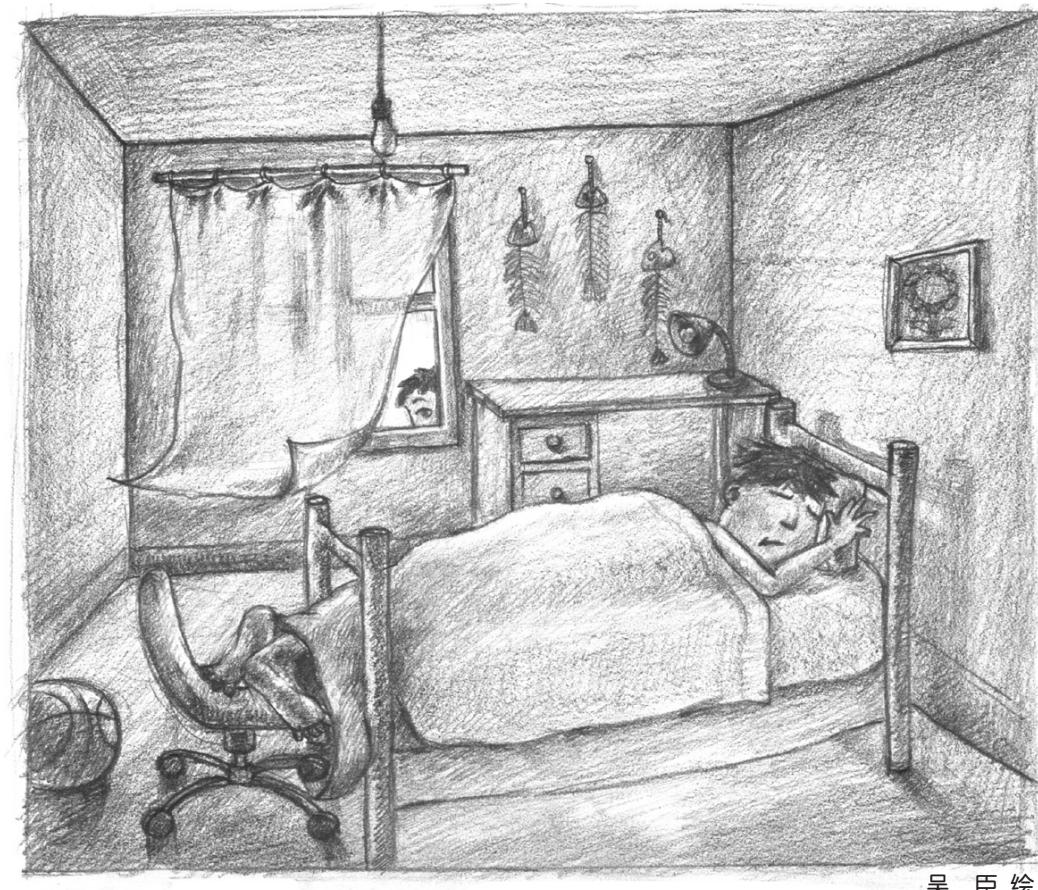
4 我决定不再管曹日红的事儿了，当然，我不会跟我们老师说。我爸妈同意我的决定，他们不是不愿让我帮曹日红学习，是受不了曹妈妈每天送鱼来，传出去多不好，都是邻居。

可是，曹妈妈还是坚持送鱼来，一天送一条大鳜鱼，鳞片晶亮，尾鳍扑搭扑搭扇动。我妈妈不接受，牢牢堵住灶台，不许曹妈妈把鱼放进有沸水的锅里，曹妈妈就把鱼挂在我家的房檐底，一天挂一条，像晒鱼一样挂了一排。我妈妈欲哭无泪。我爸爸说，让她挂吧，反正我们不吃。

可是，我讨厌房檐底下挂些鱼。我的嗅觉很疲劳。

但我发现我做不到不管曹日红的事儿，曹日红平白无故就惊慌，下课上厕所他会选择没人的厕所，从厕所里出来时他的目光东躲西藏，他紧张的样子让我也紧张，上课时我总是被他奇怪的情绪分心。这很令我烦忧。不能让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了，因为我还要考重点高中呢。

那天回家我说我要转学。我爸妈同意，但前



吴臣绘

提是要保证考上重点高中。两天后，我转到一所离我家很远的中学，那里的操场长了一些芦苇，很乡土，篮球架锈烂了，要倒下去，我打不成篮球了。但我终于和曹日红分开了。当然，我和曹家依然是邻居，一根光缆线依然连结着我们两家的老房子。晾在房檐下面的那一排鳜鱼已被我悉数退换给曹家。那些大鱼紧缩着身体，它们已经没有了水分。

一切该安静下来，可我发现我心里始终抹不去曹日红，我没有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那样紧张，夜里不睡觉，望月亮。你听说过男孩子失眠吗？

放学回家我经常在窗上偷偷观察曹日红，他的个子又长高了很多，因为他躺在床上小腿和脚丫把墙面全占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复习，门轻轻开了。我以为是我妈妈，没回头看，但忽然感觉到一袭绵绵的卑微气息，我知道进来的人不是我妈妈，是曹日红。

我不想说话，说什么用？他只会听，向日葵。

不想，向日葵主动说话了，声音极小，怯懦，喃喃，吞吞吐吐，说了许多。他问我，那个学校的老师好不好？又告诉我他妈妈不卖鱼了，卖服装。之后又问我，你有过吗？——这一句是下了很大决心说出来的，像有一把刀按在他脖子上，刀逼他必须说。他说，夜里睡觉时，有东西突然喷射出来，你有过吗？他的脸通红通红，真像他的名字，曹日红。而我相当惊讶，心想，他这么大一个巨人，怎么才发育到这一步？

我终于弄明白了令他惶恐不安的原因，和他在一个班里他不好意思说，我转学走了，他好意思说了。一个巨人，被一种生理现象搞得神经

兮兮，太可笑了。我准备哈哈大笑一通，但我没有笑。我这样说，你呀你呀曹日红，这也值得你惶惶不安吗？四年前我就有过了。我还对他说，那种时刻感觉很奇妙，很美丽，不是吗？

可是，你和我不一样。他忧心忡忡地说。

一样的男生，怎么会不一样？你呀你呀曹日红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我说。

不，不一样。他坚持道。

就因为你长得很高，你是巨人？可我们都是男生，男性，一样一样的。我要说服他。

但他还是坚持说他和我，和我们——巨人的男生们不一样。最后，他居然自责起来，说他的出生是个误会，他爸妈的个子一点都不高，他却奇高，不停地长，不停地长，是个误会。他说了很多，还使用了好几个成语：鹤立鸡群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

是啊，他不会打篮球，一跑肺就要炸了；他个子奇高，看他你需要仰脖子，很累的；他不说话，一点不好玩，谁愿意和不好玩的人一起玩？所以，他没有朋友，很可怜。但我忽然觉得他挺伟大的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出生是个误会，这个命题意义深远，我从没有这样的思考，我们老师也不会有；他学习不行，就因为脑袋里塞满了这些与功课不相关的深远的思考。而这些又有谁了解？又有谁懂得一棵向日葵的心，与他交流？

我决定回到原来的学校，我爸妈表示不理解，但我还是要回到向日葵的身边。后来老街拆迁了，我家和曹日红家不再做邻居。再后来，我考上了南京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。好多年了，再也没有看见曹日红，那棵向日葵，还在长高吗？真想他啊，只是一辈子也不想吃鳜鱼了。

弗。

蒂米突然想到，狼是不会说话的呀，更不会用多弗的声音说话了，所以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。

狼蹭着蒂米的耳朵。

“蒂米，真的是我，不骗你。”狼说。它转过头去，让月光正好照在自己的脸上。

这时候蒂米才看清，原来狼那又大又圆又闪亮的眼睛，是眼镜片啊。

“多弗？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长了那么多毛！你的嘴巴超级的大，你的耳朵大得超级！”

狼伤心地呜呜咽咽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变样子了。”

“这我看出来了。”蒂米说。

“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多弗可怜巴巴地问。

“先给我下去。”蒂米说，“如果有匹狼骑你身上，你还能动脑筋吗？”

“噢，对不起啦。”多弗说着从蒂米身上爬下来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蒂米和多弗肩并肩坐在地板上，“告诉我，都发生了什么？”

多弗耷拉着脑袋，小声嘟囔：“我醒了。月光照在我脸上。我想，好耶！我七岁啦！然后，然后，我就长爪子和尾巴了。”

蒂米认真挖起鼻孔来（他一想事情就这样），然后把脏东西往窗外一弹——

窗外，月亮那么明亮。

蒂米一拍巴掌说：“嗨，我明白了。你变成小狼人了。酷！”

多弗抬头盯着蒂米看，不敢相信：“我变成什么了？”

“狼人！就是那种人在满月的晚上会变成狼的。”蒂米跳起来，“好酷好酷！我敢打赌，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小孩，能像我一样有个真的小狼人。比起小猫小狗来，这个宠物超级棒耶！”

多弗呜呜地越哭越响：“宠物？我不是宠物。我不要当宠物。我也不要当狼人。”

多弗看上去好可怜啊，蒂米真后悔刚才没把嘴巴闭牢。多弗当然不是宠物——这么蠢的话刚才是谁说的！

“没准儿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好了呢。”蒂米说，“就像出痘和麻疹一样。”

“要是好不了呢？”

“那……那我就帮你。我就……”

蒂米突然停下了，他盯着多弗看。

只见多弗蹲下身子，耸起了肩膀。

“你这是干吗？”

“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太闷了，我得去外面透透气。”多弗一下跳到半空。

也就这么一跳，他擦过蒂米的头顶，越出窗户，一下从二楼飞了下去。

蒂米奔到窗口，大声喊：“多弗，你别走！”

（《小狼人》系列之《生日惊魂》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1年7月）

## 书摘

### 生日惊魂

□[荷兰]保尔·范罗恩著 张弘译



不管多弗怎么盯着那两只手看，尖指甲和白毛就是不肯退回去。再看脚呢，哎呀，也是一样：白白的，毛毛的，还有尖指甲。

这还是我的手吗？变成爪子了！我长尖爪子了。多弗开始慌了。

他朝窗玻璃望去，那个黑糊糊的影子，还是我吗？多么奇怪，全变形了。头发？乱蓬蓬一堆。耳朵？一边一簇，尖尖地竖起。粗粗的长毛，从袖管、领口里呼啦啦钻出来，就像在睡衣里面又穿了一件厚厚的裘皮大衣。

多弗想：这太可怕了！这个浑身长毛的东西是我吗？他左瞧右瞧，不知道该干什么好。

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怪事。要是现在被人撞见了，怎么办？一想到这儿，他感觉完了。

连睡衣都一下紧绷起来，叫人透不过气。“嘶里啦啦”，他一拽上衣，扣子一个个绷了出去。“嘶啦啦”，他一蹬腿，睡裤变成布条条脱了下来。这下可自由了！

“嗷——”多弗轻轻地叫了一声。真自由了吗？为什么四面的墙壁就像围起了牢房？

透过窗户，月亮在冲他微笑呢，像是在说：“出来吧，多弗！尝尝自由自在的味道！”

多弗把双手一一不，是前爪搭在窗台上。他的尾巴忍不住前摆后摇。尾巴！尾巴！

多弗扭过头，真不敢相信——

一条毛茸茸的白尾巴就“粘”在他的屁股上！

这时，“笃笃笃”，有人轻轻地敲门。

### 第四章 扑上来了

蒂米睡在隔壁，他被多弗卧室里奇奇怪怪的声音吵醒了。他躲在被窝里，竖起耳朵听了好一阵子。

大概是梦里的声音吧。他想。

不对，又来了，是一声奇怪的嗥叫。

多弗